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



古正美 著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



允晨叢刊 40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

作者：古正美

發行人：丁元春

主編：呂美女

執行編輯：廖志峯、鄭竹旻、楊家興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服務電話：(02)507-2606(代表號)

傳真電話：(0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版：中華八十二年三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印製：全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總經銷：黎銘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三重市大智街139號

電話：(02)981-8089(代表號)

FAX：(02)981-3049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450元

ISBN 957-9027-86-2

此書獻給我的

父親古朝宗

亡母黃玉演



前言

本書是筆者在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從事四年半的研究工作中所完成的最主要之研究成果。筆者在著述此書期間，除了「東亞哲學研究所」及前二任所長吳德耀教授和陳光炎博士給予鼎力支持，使我能兩度前往中國北方及西北考察佛教石窟之外，也承新加坡「李氏基金會」之助，使我能於一九八九年完成新疆庫車石窟的考察工作。這幾次中國石窟的考察工作如果没有做的話，本書有些章節的討論是完全無法進行的。故筆者在此要鄭重地感謝「東亞哲學研究所」、吳、陳兩位所長及「李氏基金會」。

本書在寫作的當中，亦受到各方前輩與朋友的鼓勵及幫助，筆者在此也要特別向他們致謝。譬如如果没有李澤厚教授之鼓勵及推荐我去參加一九八七年的「第一屆國際敦煌石窟會議」，我是不會注意到石窟造像與佛教政治發展的密切關係；如果没有宿白教授幫我寫信給中國的幾個石窟保管單位，我是無法順利完成一九八七年的中國北方及西北的石窟考察工作；如果没有牟復禮教授(Prof. Frederick W. Mote)的推荐，一九八八年我是無法趁紐約開

會之便使用美國紐約大學的「藝術圖書館」，從事資料收集的工作；如果「新疆博物館」的研究員賈應逸女史及「庫車石窟保管所」的賈麥提先生沒有幫助我安排庫車石窟的考察行程，我是無法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庫車石窟的一部份考察工作。除了這些前輩及朋友以外，我也要向「東亞哲學研究所」的所有同仁致最大的謝意。這幾年能在研究所愉快的工作，都是他們給我的精神支柱，尤其是譚惠芳女史及蔡媚媚女史一直不厭其煩地幫我處理日文資料的收集及翻譯工作，吳坤平先生幫我拍攝本書引用的幻燈片及伍來琴女史幫我製作地圖。

同時，我也要謝謝我的姊姊古秀貞女史及姊夫黃應龍先生，如果沒有他們幫我照顧病弱的父親，本書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的。

最後，筆者還要謝謝日本的栗田功先生及桑山正進博士在處理圖片版權上給我相當大的幫助，日本松岡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Freer Gallery of Art等允許我使用其等之館藏及允晨文化公司將這部書承擔付印。

古正美謹識於

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

一九九一，六月

導言

本書是筆者在過去幾年中研究佛教政治發展史的一個報告。佛教政治傳統是貴霜王朝（c. 50-244）所創立的一種治世傳統。自貴霜開始使用此傳統治國之後，此佛教政治傳統便曾一度為亞洲各地區的帝王所接受，甚至一度成為印度、中亞、中國、韓國及東南亞等地區最重要的文化發展方向及課題。在過去，我們之所以不知道有佛教政治傳統這回事，乃是因為佛教政治的施行方法及發展狀況都被記錄於大乘佛經及文獻，而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全面及系統地研究過這些佛經及文獻。故佛教政治發展的一些現象，如造經及譯經活動，建塔及造寺活動，甚至開鑿石窟及造像活動，至今都尚被視為一般的宗教活動。

佛教政治是一種大王政治。其創始人是貴霜王朝的奠基者丘就卻·卡德費些斯。丘就卻·卡德費些斯也就是大乘佛經中所記的「月支王」、「鍵陀羅王」、「月光王」及「阿育王」。丘就卻在登位第八年之後，便想要用一種大王政治治理貴霜。其理想中的大王政治就是一種政治，不僅具有世界大王的內涵，也含有道德及宗教王行者的形象。就世界大王而言，他必須是一位「轉輪王」，或「統四天下」的王中之王。就道德及宗教的王行者而言，他必須是一位「法王」，用道德與宗教治己及治他。丘就卻在施行這種大王政治治世之際，因為選擇使用大乘佛

教的道德及宗教治世法，故大乘佛教應運而生。這就是為何大乘經典皆記有佛教政治施行法的原因，也是佛教政治之施行必需與大乘佛教並行出現的原因。丘就卻的大王政治觀既具有「轉輪王」及「法王」的特性，初期大乘佛經，不是稱他為王中之王，就是視其為「聖者」或「大菩薩」。

丘就卻為了用道德及宗教治世，他非常有系統地施行其佛教政治治世法。他除了在都城設立有佛教政治施行的總部「阿育王僧伽藍」及在地方造有地方的教化中心「如來神廟」之外，更立有教化運作制度，設立有中央及地方各種官員負責全面推行教化工作。「阿育王僧伽藍」及「如來神廟」的建築結構，都是一塔配一寺的建築法，只是前者的規模較為壯大。丘就卻時代的塔寺建築情形，由於一時成為未曾有的現象，故阿育王經典都說他造了八萬四千塔寺。

丘就卻去逝之後，佛教政治傳統便被印度教化。這就是為何在東南亞出現有「神王」及「佛王」兩種不同之政治傳統的根本原因。貴霜王朝再度施行佛教政治治世法，乃在後貴霜（c.187-244）在犍陀羅崛起的時代。後貴霜自迦膩色迦王開始引用其所改良的佛教政治治世法之後，經四代王的統治，貴霜便遇亡國的命運。貴霜之後，佛教政治便因建立薩珊王朝的親貨邏王之採用而傳入中亞各國、印度，甚至波斯。中國在第二世紀中末期之後，隨著貴霜譯經僧、中亞及印度譯經僧的來華，在各時代都出現有中國帝王崇佛或採用佛教政治治世的

現象。其中以南北朝各帝王採用最繁，為期最長。中國這些帝王在步貴霜王的後塵之際，許多都在中央及地方立有「阿育王僧伽藍」及「如來神廟」。譬如北魏的「永寧寺」，隨文帝的「大興善寺」及武則天的「萬象神宮」都是屬於前者；隨文帝在各地立的「大興寺」及武則天在各州立立的「大雲寺」則屬後者。中國帝王在各地所開鑿的石窟也是屬於這類佛教教化的活動。

筆者在打開這個佛教政治傳統之際，所面臨的困難及問題相當多，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及困難，筆者花費相當的精力在於破除舊理論及建立新理論上；其中也包括佛教造像上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本書的著作中心既是貴霜一代的佛教政治發展情形，故本書的討論重點乃放置於丘就卻與迦膩色迦二王時代的佛教政治發展情況。

目錄

第一章 序論／1

第二章 佛教政治的創始者——丘就卻／23

第一節 丘就卻的出生背景／24

第二節 丘就卻統治屬賓的時間／30

第三節 丘就卻發展佛教政治的中心——犍陀越／42

第四節 丘就卻的轉輪王形象／55

第五節 丘就卻的大菩薩形象／71

第三章 丘就卻的葬塔——法王塔／95

第一節 法王塔之建築結構及建造始末／96

第二節 馬突拉的馬特遺址／119

第三節 有關法王塔之文獻及史料／132

第四章 阿育王／159

第一節 阿育王經典及故事編纂的年代問題／161

第二節 優波鞠多／207

第三節 阿育王名之所由／231

第五章 丘就卻的佛教政治施行方法／253

第一節 丘就卻的大乘佛教經典結集活動

——譬喻造經法，因緣造經法，本生造經法／259

第二節 丘就卻的佛教實物建設——塔廟制度

——如來神廟，雀離浮圖，武則天的明堂與大雲寺，丘就卻時代之一般
建塔及造像活動，丘就卻的佛教政治活動年表，佛滅年代，僧官制度／292

第六章 後貴霜的崛起與沒亡／377

第一節 丘就卻之後的貴霜政治發展情形／378

第二節 迦尼色迦王第三的崛起時間／398

第三節 後貴霜的亡國情形

——迦畢試，沙里拔羅及塔克地巴害／409

第四節 觀貨邏國的崛起／458

第七章 迦膩色迦王的佛教政治建設／481

第一節 迦膩色迦王的大乘佛教結集活動

——脇尊者，世友，富那夜奢，馬鳴，無著，大乘的定義，迦膩色迦時

代的一切有部，大乘非佛說／485

第二節 大乘涅槃系所造的經典

——大乘涅槃系經典的類別，大乘涅槃系僧人的造經情結／534

第三節 迦膩色迦王的佛教實物建設

——實物的建築情形，造像情形／547

第八章 轉輪王和彌勒佛的造像／575

第一節 轉輪王的造像或彌勒菩薩的造像

——雲岡的交脚轉輪王造像，《悲華經》經雕，提水瓶像，轉法輪手印或印相／576

第二節 彌勒信仰的造像

——彌勒佛像的造像特徵，彌勒下生像，彌勒佛傳像，三法輪的造像，雲岡的彌勒佛造像／639



第
一
章

序
論



《貴霜佛教政治傳統與大乘佛教》的寫作念頭可以說是始源於一九八五年，筆者在台灣準備參加東吳大學舉辦的「美術史會議」期間。當時爲了準備在該會發表的一篇有關武則天時代的觀音變相論文，筆者發現武則天的造像活動與其佛教政治信仰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筆者推測，武則天時代的佛教造像活動不祇包括製作自己的帝王像，而且可能也因此造成唐代將觀音造成女相的原因。此篇論文一直沒有發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筆者當時完全不知道在歷史上有佛教政治傳統這回事，也不知道，佛教政治傳統的發展與佛教藝術或造像，甚至建築有關。一直等到一九八六年，筆者回到新加坡加入「東亞哲學研究所」從事中國儒學與佛教關係的研究，才在寫作〈北魏初期儒學發展的問題〉一文中看出，中國之北涼與北魏都有採用佛教政治治國的現象。一九八七年，筆者在山東「國際敦煌石窟會議」所發表的〈北魏初期儒學發展的問題〉，及在同年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敦煌石窟會議」所發表的〈再論宿白的「涼州模式」〉一文，可以說是筆者研究北涼及北魏發展佛教政治情形的最初研究報告。筆者在書寫這兩篇論文的期間，除了看出北涼和北魏在採用佛教政治治國期間都有開鑿石窟及造像的現象之外，同時也發現，其所開的石窟及所造之造像，都有使用大乘的最重要信仰，即護法信仰，作爲開窟及造像的方法或模式；又，北涼與北魏所採用的佛教政治傳統，乃源自犍陀羅(Gandhara)或貴霜王朝(The Kushāns, 50-244)所創立的佛教政治傳統。當時筆者鑑於北涼所翻譯的大乘經典都是屬於大乘涅槃系(the Nirvanavāda of the Mahāyāna, 187

-244) 的作品，故便以為，佛教政治傳統是由後貴霜(the Latter Kushan, 187-244) 的迦尼色迦王第三或迦膩色迦王(Kaniska III) 所奠立的。筆者這種看法不久便產生動搖，尤其是在研讀吉歐瓦尼·微拉底(Giovanni Verardi) 於一九八三年在《東西雜誌》所發表的〈貴霜諸王即是轉輪王〉的長文之後，筆者就開始懷疑，貴霜的轉輪王傳統，事實上是源自於貴霜第一位帝王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 5BC-78AD) 的時代；而微拉底所言之由貴霜第二代王微馬·卡德費些斯(Vima Kadphises, 78-?) 起所採用的印度教轉輪王政治傳統，乃是改造丘就卻時代所建立的佛教政治傳統，或佛教轉輪王政治傳統的結果(見後詳述)。筆者的這種懷疑，最後在初期大乘(the Early Mahāyāna, 58-78) 的作品中及在達夏西拉(Taxila) 「法王塔」(the Dharmarājikā stūpa) 出土的銀卷片上的造塔記得到證實。初期大乘的作品如《佉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不但稱丘就卻為月支王或「佉真陀羅王」(King Chandradhāra)，而且也提到丘就卻是以大菩薩或聖者(bhagavat) 的轉輪王或法王(dharmarājikā) 形象統治犍陀越國(Gandhavatī)。這些有關丘就卻的記載，完全與「法王塔」出土的造塔記所記的「法王」形象或轉輪王形象，甚至時代相契合。由此筆者便非常確定，佛教政治的創始人是丘就卻，而大乘的興起與丘就卻採用佛教政治治國的事有絕對的關係，否則初期大乘的作品不會告訴我們這許多有關丘就卻做轉輪王的事。這就是筆者在第二章中要自丘就卻開始談論佛教政治傳統在貴霜發展之原因，也是在第三章中要談「法王塔」的原因。

自丘就卻開始，佛教政治發展的一個特色就是，歷代採用佛教政治治國的佛教皇帝或轉輪王(cakravartin)，都用大乘佛教信仰作為教化人民的方法。歷代貴霜皇帝在採用佛教政治治國時，都設有一定的制度使大乘經法普遍在國中流傳，故佛教政治不祇是一種政治信仰或理念，也是一種實際治國的運作法。丘就卻是在統治犍陀越及罽賓之後才開始採用這種佛教政治觀治理其國家，當時的印度西北雖然已有佛教，但是卻還沒有大乘佛教。丘就卻為了要用大乘信仰治理貴霜，一面從事大乘的造經活動，統一及奠立新的大乘信仰，一面則在各地及都城設立大乘佛教教化中心，作為傳佈大乘法之場地。因為有前者的活動，大乘教團或大乘運動從而產生，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結集(the third Buddhist council)或阿育王結集，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出現的。在佛教文獻上所見到的「阿育王僧伽藍」及「如來神廟」的記載，就是當時為了要傳播大乘信仰所設立的大乘佛教教化中心，或是佛教政治的基本運作設施。

佛教政治發展的經過與大乘佛教的興起與發展既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初期大乘經典中所記述的佛教信仰，便不只是單純的宗教信仰而已。丘就卻時代的大乘活動，筆者稱之為初期大乘的活動。初期大乘僧人在幫助丘就卻建立佛教王國之際，很明顯地在其所造的經典中，一面建立大乘的信仰及行法；一面用大乘的信仰及行法建立佛教政治觀及佛教政治施行法。在這種情況之下，初期大乘所造的經典可以說都是具有宗教及政治實踐意義的作品。初期大乘所造的經典除了有上述的特色之外，初期大乘經典也可以說是貴霜王朝最早的歷史文獻。